

編後絮語

韓思藝

本刊執行主總

因編輯部人員崗位調整，《文化中國》的編審工作進度有所延後，以致丙午年近過半，今年第一期才告完成。我方已加急統籌推進，並對本期的內容作了擴充，以回報多年來與我們一路同行的讀者們的厚愛。

本期刊發的文章，構成了一幅當代中國思想探索的多元圖景。從新儒學的傳承與創新，到文明探源的理論重構，再到中西哲學與神學的深度對話，以及園林美學的跨文化比較，各篇看似議題各異，實則共用著一個深層的學術關切：在古今中西的交匯點上，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並為其在當代世界的創造性轉化開闢道路。

本期的「專題對話」以陳來與梁燕城的對談為核心，系統回顧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儒學的發展脈絡。這場對話的價值，不僅在於釐清了朱熹哲學研究中「理生氣」等關鍵爭議的文本依據，更在於對牟宗三、唐君毅、杜維明、成中英等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進行了深刻的學術評估。梁燕城試圖以唐君毅的感通哲學回應後現代主義的割裂困境。這一理論建構，既是對新儒學內在資源的深度開掘，也是對當代人類精神困境的積極回應。

「哲學研究」欄目中，李安澤的《「古之三易」與華夏文明起源》試圖構建了一個從《歸藏易》「首坤」所代表的母系氏族社會，到《連山易》「首艮」所反映的父系氏族社會轉型，再到《周易》「首乾」所標誌的宗法等級制度確立的文明演進敘事。這一框架將易學的演變與上古社會形態的變遷緊密對應，為理解中華文明的早期形態提供了一個富有啟發性的解釋模型。鄭妍彬的《君子、菩薩、佛：星雲法師的理想人格論》指出，星雲法師在繼承儒家君子人格傳統的同時，注入了佛教的超越性內涵，並在此基礎上闡發了菩薩的慈悲與智慧、以及「我是佛」的直下承擔，展現了中國化佛教在現世關懷方面的獨特智慧。

「中華神學」欄目的三篇文章，代表了中西思想深度對話的前沿探索。梁燕城的《從中華神學建

構會通天人合一哲學》承接上期，將《易經》的陰陽不測之「神」、儒家的仁性與基督教的三一論、罪觀、救贖論相融通，將終極實在詮釋為動態感通的「道體上帝」。福金的《米蘭的安波羅修的「邏各斯」教義考辨》則從教父學的角度，考察了安波羅修如何融合希臘哲學傳統與基督教正統教義來闡釋「神之道」的創世角色。這篇論文為理解基督教神學如何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實現本土化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歷史案例。利百加的《基督教禮儀要素的文化內涵解析》運用涂爾幹的「神聖場域」與德勒茲的「結構象徵」理論，剖析了基督教禮儀中的聖言、時間、空間與有形標記等要素，為理解宗教禮儀的社會文化意涵提供了新的視角。

黎紅雷的《中國儒商的企業治理智慧》則將儒家思想引向當代經濟實踐，提煉出擬家庭化的組織智慧、導之以德的管理智慧、義以生利的經營智慧、誠信為本的品牌智慧、與時俱進的創新智慧、勇於擔當的奮鬥精神六個維度。張祖群的《試論園林審美意象比較視野與文化合流》指出，儘管東西方園林藝術發展時空不同，但兩者都從「師法造化」走向藝術意境的綜合創造，呈現出環境藝術審美的合流之勢。

通觀本期刊文，一個貫穿性的主題逐漸浮現：在多元文明相遇的當代，中國思想如何在與傳統對話、與西方互鑒中實現自我更新？新儒學通過對經典文本的深耕與哲學體系的再建構回應這命題；文明探源的研究者試圖在神話與考古之間重建中華文明的早期敘事；神學思考者則在「非希臘化」的方法論自覺中，探索著信仰表達的本土化路徑；而儒商智慧與園林美學的探討，則將這一思考延伸至經濟實踐與審美生活領域。這些探索儘管路徑各異，卻共同指向一個方向：在承認差異、尊重傳統的基礎上，尋求不同文明之間的感通與會合。這正是《文化中國》的深層意涵：一個開放的、動態的、不斷在與世界對話中生成的精神空間。